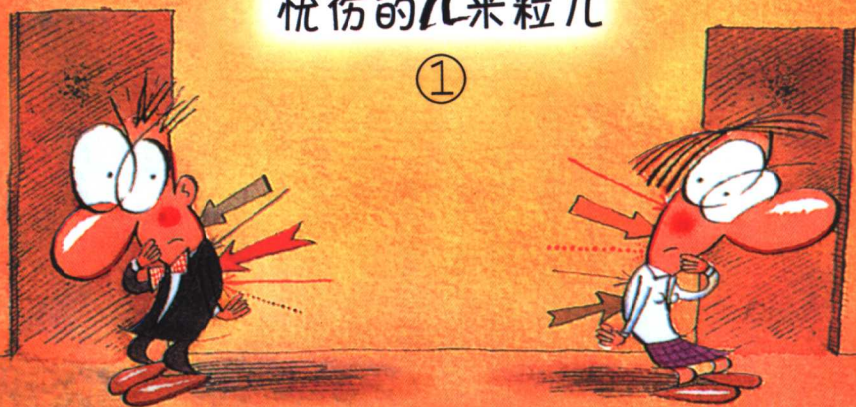




忧伤的几米粒儿

①



好校长 坏校长

有什么样的校长

就有什么样的老师

有什么样的老师

就有什么样的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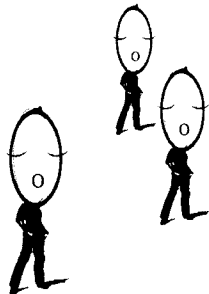
有什么样的学生

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首部
问题校长
另类老师
非常学生的故事

沙
蕙
著

作家出版社



»»»» 这本书写给所有把青春的记忆留在校园里的人们……



你伤的几米

好校长 坏校长

沙 蕙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好校长 坏校长/沙蕙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 5
ISBN 7-5063-2675-2

I. 好… II. 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0416 号

好校长 坏校长

作者: 沙 蕙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合德堂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北京印刷三厂

开本: 830 × 1230 1/32

字数: 280 千

印张: 11.5

插页: 4

印数: 001-8000

版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675-2/I·2659

定价: 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沙 蕙

北京人

生于七十年代

.....



“蚕不知道它可以变成蛹，蛹不知道它可以化为蝶，当蝶飞舞的时候，它当然需要你的喝彩。”

这里塑造的是一个全新的教师形象。她叛逆、反传统，孩子气，立场永远站在学生的一边。在她身上，可以看见《麻辣教师GTO》、《暴雨骄阳》、《弦动我心》中的教师的影子，而他们的相同的命运，都是最后离开了校园。

这部小说将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网打尽。

收费生和借读生的学习状况，离异家庭子女的心理问题，富裕家庭孩子的成长，老区学生的奋斗精神，早恋的孩子以及校园的青春期性教育，师生恋，倍受争议的乱收费问题，传统体制下的单位内的人事纠纷，不安心教育工作的年轻教师的跳槽现象，教师与家长的矛盾和友谊，教师之间不同教育观念的冲突和撞击，年轻教师的恋爱与婚姻，教师自身的心理健康对于学生的影响，社会对学校教育的冲击，学校管理者对校园文化的影响……

责任编辑：那 耘

封面设计：合德堂工作室

审定 010-88468845

任性

谈

好校长坏校长

目录

1. 米粒儿在开学第一天的失误
2. 米粒儿进入宜林中学的倒叙
3. 米粒儿为什么没有当上班主任
4. 米粒儿来到宜林中学的团委小屋
5. 米粒儿的第一堂语文课
6. 米粒儿的第一个教师节
7. 米粒儿在宜林中学过中秋
8. 米粒儿在谭恩湄的作文课上
9. 米粒儿带队出征
10. 米粒儿策划的成人仪式

11. 米粒儿发现了范英杰的秘密
12. 米粒儿遭遇青春期
13. 米粒儿如愿以偿当上了班主任
14. 米粒儿在新的初一年级组
15. 米粒儿为五班组织中秋狂欢大PARTY
16. 米粒儿和童心力的妈妈共进午餐
17. 米粒儿和五班准备参加歌咏比赛
18. 米粒儿和五班齐声高唱《相亲相爱》
19. 米粒儿在薄弱校F中代课的经历
20. 米粒儿和范丽芹发生争执
21. 米粒儿和五班在军营经受考验
22. 米粒儿追问夏烨旷课的原因
23. 米粒儿面对宜林版《魔女的条件》
24. 米粒儿寻找离家出走的黎菲菲
25. 米粒儿在初三受到的沉重打击
26. 米粒儿含泪告别宜林中学



01

米粒儿在开学第一天的失误

下午的时候，鸟儿们飞进林子里了。

你去随处转转吧，咱们的校园很大。

那个戴眼镜的三十多岁的和蔼可亲的女教师笑着对米粒儿说，她看起来显得很精明，有一些家长和老师围在她的身边不停地提问，她很忙碌，其实她并不是教师，米粒儿在新教师见面会上认识了她，她是学校的教导主任。

校园里每一处都是可以入画的风景，池塘、野花、参天的白杨、古老的教学楼，梦一般的宁静而祥和的情绪笼罩着米粒儿，像这新鲜的空气，和午后的太阳光。

孩子们已经整整齐齐地坐在教室里了，眼里的好奇和热诚使米粒儿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又一阵莫名的惶恐。似乎有什么东西被预先肯定了。米粒儿站在讲台上，站在年轻的感动和兴奋之中，准备好的开场白在这如水一般纯净的目光中被迅速溶化了，你们，就这样毫无保留地把你们生命里的一段岁月放到我手上了吗？

米粒儿忐忑不安地想着，这也许是我现在还无法承受的重量呢！我只是想给我年轻的梦想找一片可以脚踏实地扎根的真实的沃土，我并没有想过将要负载些什么，可是你们，已经整整齐齐地坐在这里，坐在你们淡蓝色的水晶般的未来里面。

“同学们，把你们的学费和户口本放在桌子上。”米粒儿咳嗽了一声，说出来的话是连她自己都不怎么熟悉的，或许是久已淡忘了的吧，从记忆的灰影中找寻出来，抖落了一地岁月的尘土。

“请大家安静地等老师到座位上去收钱。”

摹仿是米粒儿此刻所能迈出的第一步，摹仿印象里袁丁、常君还有许许多多老师的声音和腔调，因为她知道，从站到讲台上的那一刻开始，她就不再是米芯也不再是米粒儿了，她成了米老师，这是一个全新的社会角色。

教室外面，这时候知了正不知疲倦地唱着歌儿，营造出最热烈的暑假的气氛，校园里其它的角落都很安静，只有初中楼，楼里楼外都挤满了初一新生和新生的家长。虽然有一些孩子因为东张西望而影响了听米粒儿说话，但米粒儿还是从心眼儿里喜欢和欣赏他们这种随时随地能够和自然融为一体的天性。

收钱的过程超乎米粒儿想象的紧张、繁琐和忙碌，不时地会有各种各样在她看起来稀奇古怪的问题从那些小脑袋里蹦跳出来，一次又一次地打断了她的思路。

“老师，好像不骑自行车就不用交那个交通管理费吧？”

“老师，假期我和爸爸妈妈要到外地去旅游，是不是可以不参加军训了呢？”

“老师，我能不能和我小学同学牛牛分在一个班里呢？”

理由看上去都是充分的，然而答案却必须是简单划一的，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米粒儿在学生时代受到的教育，现在的孩子们，似乎有着太多的独立自主的意识。

窗外的知了，这时候叫得越来越欢了，和窗里的热烈的情绪相互鼓动着，米粒儿的烦躁在一片辨不清方向的声音的海洋里狂乱地膨胀起来。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女生笔直地站了起来，站在她的课桌边，显得那么瘦弱和矮小，但是她眼里的倔强却使米粒儿本能地感受到某种无声的压力和威胁。

“老师，您刚才多收了 my 的钱！”米粒儿听见她这么直白地开始，脸上的温度迅速地升高，那一片辨不清方向的声音的海洋在一瞬间



沉寂下来，所有人都在观望和等待。

“你说，你说什么？”米粒儿那年轻而又脆弱的心呀，米粒儿那虚假而又单纯的自尊！

“是呀，是您多收了我的钱。”那女孩仍旧用一种毫不体贴的不留情面的口吻重复着。

“难道不是二百三十四块五毛吗？”米粒儿在周围的好奇和热忱的目光中艰难和不自信地向前走着。

“不是的，我，我，我应该是二百一十四块五毛钱。”

“为什么？”

“因为——”女孩的脸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涨得通红，而米粒儿就在这时候陡然间醒悟了，那个原因就在她的心里面，但她仍然站在原地不动，一言不发地坚持着。

“因为我是农村户口。”那个声音终于响亮而又清澈地回荡在这间装满了孩子的大教室里，那个女生的小手举起了那本翻开来写着“户口簿”三个字的小红本子，捧到米粒儿视线所及的地方。“农业”，一个方方正正的大红戳盖在了卡片的右上角，身份，也就是这样，在还没有来得及完全理解之前，就已经被牢牢地确定下来了。

“入学通知书上写着农村户口可以少交三十块学杂费的。”那女孩一鼓作气，在米粒儿已经想起来的原因中继续一本正经地解释着，米粒儿被自己的尴尬逼到了走投无路的死胡同。“那么好吧，我退钱给你。”米粒儿用低到不能再低的声音说着，然后尽可能表现出平静和从容的姿态来处理这件事情。她从手里那厚厚的一叠钞票中抽出几张递了过去：“给你。”同时，她竭尽全力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伸到她面前的，是两只同时举起的小手，那么郑重其事地捧回那些钱，又那么谨慎小心地揣进自己的口袋，三十块钱，不知道对她和她的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米粒儿想到这里，感到自己的心里咯噔一

下,有什么东西被碰倒了。那个女孩如水的目光中,是和石头一样坚硬的自尊。

尽管已经没有了等级的界限,所有的分工都被平等地排列在社会的大抽屉里,但是在这儿,在这间教室里,在几十双城市的娇纵和喧嚣的眼睛里,她却是陌生和奇异的,就像淡水河里的一条小泥鳅,在鱼群当中会显出格外的与众不同。

“你叫什么?”

“我叫强英,老师。”

米粒儿把这个农村女孩的名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因为她那张没有打上任何标签的干净和朴素的脸,因为她目光中那红红的青春的火焰和火焰里燃烧的坚持的勇气,无声而有力地打动了她。

窗外的知了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米粒儿的烦躁不安的情绪越发膨胀几乎就要到了爆炸的边缘,数一数手里的钱,还有大半个班来不及收,而隔壁班的教室里已经响起了桌椅板凳挪动的声音,别人已经先于她结束了。

来吧孩子们,让我们组织一个小小的游戏——

请每组的第一位同学站起来帮老师按照通知书上规定的数目,把你们组的钱收齐,再交到老师这儿来,让我们看一看,哪一组收得又快又准确。

教室里立刻热闹了起来,受到蛊惑的身影迅速地晃动着,此起彼伏的争先恐后的声音让整个教室变成了一个竞技场,而这个时候,放松下来的米粒儿把全部的心思都集中在了那个叫强英的女孩身上。

一个娇小的影子轻轻悄悄地靠近了她,一个细细的声音怯怯地响起来,像夏天里躲藏在草丛中的小蚊子嗡嗡嗡嗡的叫声。“老师,我们组的钱已经收完了,可是少了二十块。”

米粒儿怔怔地站在她面前,看着她紧张和委屈的表情,却觉得自己倒像个无助的孩子。今天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呢?米粒儿问自己,



我的梦想，是穿过阳光、冲破蓝天、翱翔在彩云之上的美丽的风筝，可是在这个八月的灿烂的午后，生活却像一堆乱七八糟的旧线团放到了我的手上，我怎么样才能把它们理出个头绪呢？

“你慢慢讲，到底是怎么回事？”米粒儿压抑着自己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情绪，耐住性子对女孩说。

“我把我们组每个人的钱都点了一遍，只有一个人，收到他的时候他说等会儿再交他还要再数一遍，后来他交到我这里我也没有再数就放在一起了，可是最后我一数总数，差了二十块。”小姑娘几乎是哽咽着，把所有的想法一股脑儿地不带任何标点符号地倒了出来，压迫着米粒儿的神经。

我是来寻找梦想的广袤的土地的，可是却只看到这么多细细碎碎的沙粒，露着尖尖的白白的牙齿，冷漠地嘲笑我。她这样想着，心里越发觉得委屈。

“你究竟没有点谁的钱？”米粒儿开始愤怒了，愤怒得有些不可遏制。窗外的树上也突然间似乎有几千只的知了参与了合唱，旁若无人地喊着“糟了——糟了——”

米粒儿顺着小姑娘手指的方向径直走到了靠墙一组的最后一个座位。角落里，一个头发蓬松的男孩子正低垂着头蜷缩在桌子下面，听到米粒儿逐渐逼近的脚步声，身体不自然地轻微地扭动起来，然后他缓慢地抬起了头，一张黑而且瘦的脸呈现在米粒儿的面前。

“钱呢？你的钱呢？”

“老师，我交了！”那男孩站了起来，循规蹈矩的样子。

“可是，少了二十块。”米粒儿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

“我没少交，我数了三遍。”那回答迅速而且直接，不过米粒儿听起来却分明觉得语气中缺少足够的理直气壮。

“你再说一遍？”米粒儿尽力把声音控制得低沉而且威严。“我确实交了，二百三十四块五毛钱，一分都不少。”那男孩噤嘴着，听上去

似乎有点儿心虚。说话的同时他的目光直视着米粒儿，黑黑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整个教室鸦雀无声，死一般的寂静。

“他爸爸就在外面，老师！告他爸爸去！”坐在前排的一个男孩显然是早就认识他，这会儿不知为什么突然幸灾乐祸地在寂静中喊叫起来。

“你叫什么？”米粒儿问那个黑脸的男孩。

“他叫李子扬。”前排的那个男孩得意洋洋地，更加踊跃地代替他回答。

米粒儿于是推开了教室的门，门外站满了家长，有的人的脸上写着显而易见的不耐烦的表情。很多班的教室的门都敞开着，学生们陆陆续续地走了出来。

“请问哪位是李子扬的家长？”

“我。”一个将近四十岁的男人走到米粒儿的面前，模样端正却略显苍老和疲惫。

“他好像少交了二十块钱学费，我，我是说可能……”米粒儿不自信地对他说，脊背上一阵发麻。

“我给了他二百三十四块五毛，是这数儿吧老师？”那男人询问地望着米粒儿，表情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他的手一直不停地擦着裤边儿，像个做了错事被罚站的学生。

“可是，可是，少了二十块。”米粒儿开始感到有些于心不忍，但还是坚持着。

“是吗？”他迷惑地看了米粒儿一眼，同时一双手伸进裤袋里吃力地搜索了一番，然后掏出来两张皱皱巴巴的票子递给米粒儿，“我真记得是给了他二百三十四块五呀！”他在米粒儿转身背影里喃喃自语着，好像是要在陌生人群的注视中解释和澄清些什么。

米粒儿对自己简洁明了的处理方式感到心满意足，于是也不再追究“丢钱事件”的原委。放走了学生们，她怀揣着全班四十五个人



的学费和已经逐渐轻松下来的心情走进了财会室。一个戴着老花镜的会计飞快地地点着那一沓厚厚的钞票，然后熟练地开了张收据。“拿好了啊！”他像嘱咐孩子一样地嘱咐米粒儿，米粒儿只是愉快地点点头，无论如何，今天的一切终于圆满结束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老会计突然追了上来：“瞧我这记性，差点儿忘了！”他轻拍了一下他那光秃秃的脑壳，然后从那厚厚的钞票堆里抽出了两张递给米粒儿，“多了二十块钱。”米粒儿的心里，什么东西被踩碎了，脸蓦地飞红了一片。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校园里已经空空荡荡地没有一个学生了，米粒儿坐在办公室门前的绿色池塘边发呆，看着那青青的水草在离她很近的地方飘来荡去，米粒儿的心情，就像那水面上一只只无根的浮萍。任何理由都注定是苍白无力的，一次无意识的伤害，在成年人的心中，只是一片枯黄的落叶从茂密的树干上飘落，而在一个少年人的眼中，也许就是整片湛蓝的天空都变得灰暗了。

就在这一刻，米粒儿才明白她的梦想，原来与她脚踩的这片土地，还有如此遥远的距离。伸出手，原本以为可以够得到星星，因为在年轻的狂妄与热情里，即使是星星，也不会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但是明天，当漫天的星星消逝，当新一轮太阳重新升起在高高的天空中时，我，该怎么去面对那颗幼小的心呢？

望着池塘里杨树柳树的倒影，米粒儿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走了那么远，我们去寻找一盏灯。”虽然寻找的道路在视野的尽头永无止境地延伸开去了，我仍然勇敢地期待着明天。

太阳下山的那一刻，米粒儿这样对自己说。

但愿那个李子扬，没有因为她的失误而遇到任何的麻烦，但愿。

02

米粒儿进入宜林中学的倒叙

我真的能适应中学的工作吗？

就这样开始我人生的新的阶段了吗？

整整一个暑假，米粒儿都在问自己，事实上，她一直都处在一种极端矛盾的状态中。

“说实话米粒儿，到中学去当个教书匠你肯定会后悔的！”

兜兜说这话时坐在那间没有人进出的门脸房里张牙舞爪，看她的表情好像恨不得把米粒儿给生吞活剥了。丁波坐在她的旁边，随声附和着：“想想我们在‘粉红色’酒廊走穴的那些日子，真不敢相信你会站在讲台上，站在中学校园里，那会有多单调，多清贫，你想过吗？”

“其实中学并不像你想象得那么简单枯燥，它不仅仅是个校园，它更是一个小的社会。”

“学校即社会”，这句话似曾相识，好像美国人杜威也说过。

夏桂林阿姨站在米粒儿的面前，样子看起来意味深长，她在中学呆了二十年，因为业务突出被选拔出来到区教委当干部。“年轻人就要脚踏实地地从最基层做起，我儿子去年大学毕业，学金融的，但是我让他从在办公室打扫卫生端茶送水干起，必须要经过锻炼要吃点苦，将来才能有大出息。相信阿姨，到中学去，到基层去，大人这样的安排是为你长远打算！”

“可别听他们的，米粒儿，这你可就没我了解情况了，中学教师里头人事方面可复杂了，像你这样的性格一定会吃亏的！”



曲盈正在收拾东西准备搬到S大的研究生楼里去，这下可宽敞多了，两个人一间宿舍，比上大学时八个人挤在一屋不知要舒服多少呢！她听说米粒儿决定去当中学教师，眼睛瞪得硕大，几乎要掉下来，她上下打量了米粒儿若干遍始终是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

“说真的，米粒儿，你认真考虑过吗？你调查研究过吗？那个地方可不像人们传说中和你们想象里的那样儿，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复杂呀，太复杂啦！”曲盈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言辞显得分外恳切。毫无疑问在这方面她是有发言权的，米粒儿知道，因为她妈妈是765中的老师，教了一辈子书。

究竟是干还是不干？

从育新区教委签完合同走到大街上，米粒儿仍然在想这个问题。

六年的合同！六年！不知道为什么，她在那张纸上签下自己名字的时候竟然没有丝毫的犹豫。

真的能干六年吗？米粒儿的包里揣着那个合同的副本，觉得无比的沉重——六年该是多么漫长的一段岁月呀！六年以后，我就快要到三十岁了！一个女孩子，到了三十岁，还能换什么工作做呢？还有什么事业和前途可言呢？她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行人和汽车在她的身边穿梭往来，她浑然不觉，好像一切都跟她没有关系，她陷入了一片茫然。

“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在这个社会里教书恐怕是最好不过的职业了，又安稳又有地位。”倪奔儿笑容灿烂地对她说。

自从有了到中学去教书的念头之后，这是米粒儿见到的最真诚最热烈的祝贺了。还有两个寒暑假呢，真让人羡慕！米粒儿看着倪奔儿的那种表情心里第一次对这个选择有了一丝丝的安慰，可转过头来又一想，不对，他可是进了外企的人呀，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

“这是一条对你未来发展极其有利的路，进可攻，退可守。如果

想要进一步深造,完全可以利用大量的业余时间去念书考研!”

上班前一天妈妈和爸爸在卧室里对米粒儿说,就像当年他们通知她妈妈要离开家到莫斯科一样。他们两个的表情是如此地一致和默契,语气也是那样坚定和不容置疑,让米粒儿觉得自己不过是他们精心编织的金丝笼里的一只小鸟。

一切是早已经注定了的!米粒儿在心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从爸爸摔咖啡杯逼迫她填志愿的那一天就注定了的,或者也许更早,可以追溯到高中时代她和小渔儿交朋友开始。她的早恋最终导致了她的学习成绩的下降,导致了她在自己的问题上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和余地,导致了爸爸的独断专行,导致了妈妈的包办代替……毕竟这个世界是凭实力说话的呀,没有实力,又能为自己争取到什么呢?

想来想去,米粒儿开始明白到中学教书其实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决定。

“我记得小时候,你也是很有反叛精神的呀?那时候虽然老师们都喜欢你,可你却从来不愿做那种惟命是从的傻干部,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做你想做的事。”

吴非给米粒儿打电话时心情好得就像早春二月的天空,连声音都是一蹦一跳地掩饰不住的快乐,她有这个资格快乐,因为她以优异的成绩从医学院毕业,而且她的托福成绩达到了六百二十分,可以拿着这些东西开始申请美国的常青藤大学了,出国留学,是吴非一直以来的梦想。

“记得我们过去摘抄的那段名人名言吗?——你所选择的事业,是因为你对它的信仰。决不要为了别人的喜爱,去选择适合别人的工作或生活目标。否则,这将意味着失败和不幸的开始。”

吴非背诵着很多年以前的语文作业里的一句话,她的声调仍然像很多年前读课文时一样的铿锵作响、抑扬顿挫,当年背诵和默写的时候他们还不能理解,而现在,米粒儿已经没有勇气去实践了。